



心灵微品

□王永福

# 现代散文的经典 命题创作的“并蒂莲”

## ——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创作始末

有句俗话说：“文章是逼出来的，牛奶是挤出来的。”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都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，离不开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以及家庭因素的相互作用，它们为名篇佳作的诞生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923年8月初，朱自清与挚友俞平伯相约同到南京夜游秦淮河，并以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为题，分别撰写游记散文并先后发表，成为文坛佳话，影响深远。

历史上的秦淮河，向来以风情艳史、纸醉金迷著称。尤其是夜间的秦淮河，“画船箫鼓，尽夜不绝”，是风流韵事的表演场域，灯月交辉，“笙歌彻夜”，上演着风流艳丽的故事。朱自清与俞平伯这对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，竟然相约一起踏入这一风花雪月的场域，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内心的矛盾冲突。

尤其是朱自清，当时正面临着家庭的重压和为现实惆怅的双重思想压力，需要给自己一个环境，自我放松一下。他邀请好友俞平伯同到秦淮河怀古寻趣，一方面是为了排解尘世间的烦恼，寻求心灵的宁静安逸，同时也想借机施展一下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才华，一

举两得。

由此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同题材、同题目的散文经典作品应运而生，永载史册！

朱自清、俞平伯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，对历史上所记载的秦淮河的风流韵事都了然于心。说白了，他们是明知秦淮河是风月场，却偏要亲临现场，借酒消愁，排解当时心中的郁闷和不快。但由于家境不同、学养有别、性格差异，两人的思绪落实到文字描写上，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和文学风格。相比之下，朱自清的文笔更细腻，富有诗情画意，俞平伯稍逊风骚。由此可见，文学创作既源于生活，同时也离不开艺术技巧。

原因何在？笔者认为，现代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王干的一句话，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有一次，王干同作家王蒙一起探讨文学创作规律，王干独出心裁地抛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觉得文学是个魔方，它始终随着时代旋转。作家的才能，就在于他能组织出别人组织不出的结构、色彩、画面。每个作家与别人旋转得

不同，他的组合就能使人感到新鲜……”

如此说来，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就是分别由朱自清和俞平伯旋转不同的魔方，从而组织出别人组织不出的文学结构、色彩、画面，从而创造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精品佳作。

如果仔细观察对比，朱自清的文章文笔更细腻，意境更优美，更富有诗情画意。作家在声、光、色彩的协奏中，细写船只、绿水、灯光、月色、歌声等，描绘出秦淮河的夜色美景，文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更富有诗情画意，耐人寻味。尤其是朱自清在夜色笼罩的秦淮河，竟然做了一个“梦”，朦胧中邂逅了一位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的女性，更袒露了朱自清的内在心绪和浪漫的诗人气质。相比之下，俞平伯的文笔和心理就没有朱的细腻和缠绵，略输文采。而且朱自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一直以富有诗情画意著称。

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力书写的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共同栽培的现代文学史上的“并蒂莲”，花开不败，永久流传……



心香一瓣

□崔国发

# 山河入梦抚诗心

赵惠民的散文诗，是五月的田野上的一片葱绿，是美丽的村庄上的一道清风竹影，也是真正写在大地上的千千阙歌。他的散文诗很接地气，充满大气，灌注生气，诗行之中既有乡村的蛙鼓、海鸥的啼鸣和胶州大秧歌的旋律，又有蝴蝶的斑斓、红枫的霞彩和琴岛明珠般的灵动璀璨；既有高原的粗犷恢宏，又有蒙山巅峰的磅礴；既飞越群山的巍巍壮阔，又沉浸于泉水的淙淙洒脱。文字风格或浑雄深邃，或晶莹剔透，赋得日月之精华、西部之风韵、齐鲁之诗心，让我们找到了人心与山河的相互依存与对应关系。他的散文诗既非常见的山河纪略，亦非寻常的出游展痕，而是情景融洽、山河入梦，从山河面目中写出了灵性与精魂。

这种山河与心灵的互感与亲和，承载着刚劲挺拔的高原风骨以及大山的精神重量。诗人在浩茫的时空里穿越，在高空的天空与光明里行走，目击着一望无际而博大无比的群山，走进他的“心中最原始的自然而人文结合的最完美的福地、圣地”，有着“至高无上的信仰”“把一个民族的向往抛上了历史的最高度”（《我的高原》），“飘香青稞酒拂去岁月的风尘，沐浴在霞光里的群山举托起高原静谧的时光，让并峙的群峰透出银色光亮的气派”“矗立的群山，高昂的海拔，让我升腾起一种奋力向上的信念”（《沉默的群山》），字里行间加持青稞酒、霞光、群峰等意象，蕴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，以及奋发向上的人生信念，可谓气壮山

河，真力弥漫。正是这坚强不屈的信念，才使得处于高原一隅的玉树，即使是遭遇无情的灾难、饱经风霜的摧残，也能沉着应对，让世人认识到这一棵常青之树的坚强、不屈与雄壮。山河与玉树因为融入主体的情思而震荡心灵，蕴含其中的哲理与崇高的品格便铭刻成一种精神的永恒。

其实，赵惠民的散文诗中有许多写山的诗篇。诗人曾写过青藏高原神圣的雪山、闪烁太阳光芒的雪峰、红歌缭绕的罗霄山脉、在山的骨髓里浩瀚着辉煌的崂山、在风中站立的岛城的山、用血性和生命之躯托起民族脊梁的沂蒙山等，他不限于对山的形态、线条进行浮泛的描摹，而是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，致力于发掘山所蕴含的深厚的思想意义、时代诗情与精神启迪。

不仅如此，诗人还善于写水的灵秀，写河的神髓，写血的精魂，从中我们能听到历史的回响和现实的脉搏，能看到心灵的波光闪烁和生命的投影。如他写三江源时，他充分激活了山峦、草甸、丘壑、红柳、羚羊和经幡等恒久的记忆，让“深蓝色的乳雾，轻照着雪山的云烟，在荒原的寂寞中洗濯着晶莹剔透的空旷的尘世”（《三江源》）。作者通过天人合一、物我相亲，“水”之灵与“人”之魂的化合，使文字带上了与自然生态的大自然相亲、相合、相洽、相悦的特征。又如，作者写黄河，“从雪山、经高原，一路下来，用跌宕起伏和咆哮将水流凝聚成一种民族的豪气。/从粗犷、汹涌的呐喊声中震

出，在硝烟的历练中扬起尊严的头颅。/一种精神寄托起一曲豪迈的黄河大合唱的英武与壮烈”（《黄河》），诗中有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，一腔生命的热血伴着黄河之水，唱出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信念和精神气概，读来振奋人心、鼓舞斗志。再如，诗人写京杭大运河，这条流淌着数千年人类文明与智慧的河流，于时空开凿与历史往事的浩叹中逸出魂灵的魂魄，而今，“才子已远去，千古诗画还在市井里鲜活。/大运河的一纸风景图，记载着人间今生今世的繁华缠绵”（《京杭大运河》）。诗中闪烁着大运河彩绸舞动般的传统文化神采，融入了诗人对于文明传承与弘扬的现代思考。

从赵惠民抒写的祖国壮丽山河图谱中，我们听到了更多的灵魂在文字之中悸动的声音。莱州湾畔海水的深幽、纳木错湖的淡泊宁静、七星湖的闪亮、西拉木伦河水的清澈、黄海湾河流的纯净、洞庭湖的碧波浩渺、大明湖涛声的悠扬、桑干河的活泼身影、汇泉湾夏日水的清凉、都江堰的秦辞神韵、杨家埠的水岸风雅、隆务河的冰清玉洁以及作者家乡的荷花池……皆在诗人所建构的历史时空、现实时空、审美时空里汨汨流淌。诗人的文字之中既包容着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，又魂牵梦绕着诗人阔大而深邃的灵魂。或静水流深，或汪洋恣肆，或以景传情，或以水照心，诗人的主观审美在写景、写人、写我、写心的美学潜泳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浸润。

山河入梦，抚心见情——赵惠民的散文诗，直抒胸臆、清新自然。他从莱州湾畔出发，尽情驰骋于仁山智水之间，接通了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人生的津梁，确立了散文诗与人间山河之间的互文关系，并以其深具启示又颇有诗味的语言，带领我们进入他所创设的诗歌与生命互证的、灵魂漫游的巧思。



光阴故事

□王忠华

# 山那边的风

傍晚，我又一次驱车前往城南的养老院。无论是黄昏还是清晨，养老院的院子里总有三两位老人，在墙根的长椅上坐着。他们仿佛已经成了那椅子的一部分——或微闭着双目，或凝神望着敞开着的大门，或是双手抚袖雕塑一般。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漂泊在光阴里。

这情景总让我想起老家村口那些晒太阳的老人。他们也是这样坐着，目光有时望向西山灰蒙蒙的山峦，有时落在眼前鸡、鸭、狗、猫移动的影子，但更多的是与来往的路人搭着话。即便他们有的耳不聪目也不明，但仍热络地看向你：“你是谁家的嫂？家里的老儿？”“胖点好，胖点好！”“有日子没回家了呀……”他们的眼神是温和的，声音也是温和的，整个人像是被晒透了棉絮，软和得没有一丝棱角。

曾几何时，樱桃成熟季，姨喊我们回家。她不喜欢坐在村口晒着日光，而是像尾巴一样追随在我们的身后，挎上篮子去东坡；她用她那不太便利的双脚丈量她一生侍弄的土地——后坡、东塘、后沟、南山，即便她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到达。

她几乎是以双手攀爬的姿态走入地里。当她两手拍着鼓鼓的布兜站在缓坡上高声地喊“快看！快看！这么多了！”那一刻她快乐得像一个炫耀的孩子，逗引得我们开怀大笑。

笑声惊动了一树的鸟雀，它们扑棱棱地四散而去，

撞碎了那一带斑驳的日光。披着日光的姨，活像一尊神，立在山野。那是一位与泥土相依共生80载的老人，有着与土地剪不断的情结。我们擦拭着眼角溢出的泪水，分不清是欢喜，还是无奈。

后来，姨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。她一生走过的路成了榻前一个模糊的符号。我轻轻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木门，扶她坐了起来。

“想家了。”她忽然喃喃地说道。声音很轻，却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坠进我的心里。有些话总在瞬间让我们鼻子发酸，哽咽在喉。我不敢看她的眼睛——那双眼睛曾经清亮如溪，如今却像蒙了尘的旧窗，望出去，都是模糊的从前。我转身指着窗外的远山：“姨，你看，山梁后的塔尖多像老家南山上耸立着的导航架。那一道道田埂，是不是跟你从前侍弄的坡地一个样？还有山下那条河，亮闪闪的，可不就像咱家门前终年哗哗响着的那条……”

我的手指虚虚地画着，话也越说越空。我知道自己在说一个温柔的谎。她大约也是知道的。只是我们都愿意借着这个谎，把那条回不去的路，走得慢一些，再慢一些。

“屋后的竹笋，今年的芽该冒得更多了吧？”她忽然说起，语气平常得像在念叨着她的一日三餐。

“天热时，那一片竹林哗哗地响，比什么风扇都凉快。”

“山楂也该红了吧，一嘟噜一嘟噜的。如今也没人摘了，就只好听着它们‘噗噗’地落在地上，怪叫人心疼。”

“堰塘边的猕猴桃，今年该缠上身旁的那棵香椿树了吧？这样倒也好，省得为它搭架子了。”

“不知家里的那只猫去哪里了。它和狗没什么两样，总跟着你满山满岭地逛。”

“园边那棵桃树，村里人都是说王母娘娘的蟠桃呢。雪落时会更甜的……”

姨平淡地说着她的一年四季，仿佛不是回忆，而是推开了一扇门，抬脚就能跨进那个鸡鸣犬吠的早晨。她的双脚又踏在了实实在在的泥土上，她的眼睛又看见了满坡满岭的绿了。

当我指向远方的那些石堰时，忽然想起老家东坡上的一层层层延的堰塘田地。沿着山势垒上去，像大地的年轮。小时候看惯了，不觉得什么。如今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望见相似的弧度，才惊觉那沉默的围拢里，藏着一代代代人绵长而坚韧的厮守。

“你妈从前常常翻过山梁，去松树林里寻找菌菇。那菌菇还挂着露水，鲜嫩鲜嫩的，被她小心地裹好，翻山越岭送到你乳山的姑姑家。”一碗热腾腾的扎窝面，便在层层的山峦间，系起血脉里最温热的牵挂。

回程时，无数车辆汇入昏黄的灯火中，映照着一个匆匆赶路的人。初秋的风从山梁后吹来，凉润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——像干草，像炊烟，像被晒透的泥土。

我的脑海里反复浮现着姨说的那句话，那句很轻很轻的话，却在我心里轰然作响：“我想家，我想俺姐……俺姐肯定也想我了。我就想跟她说话。”泪水终于无声地涌了出来，在灯火斑斓的夜色中，任凭它在脸上流淌着……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山那边的风还在吹。它吹过层层石堰，吹过无人采摘的山楂树，吹过竹梢，吹过所有回不去的路口，最后吹进一双浑浊的、望向远方的眼睛里。

那风里，都是家的声音。

不喜欢寒冷的冬天，却钟情飘雪的日子。

雪落车平，是山海与千年时光共赴的一场邀约。“牟山之阳，其地夷坦”，这方始建于西汉的古县，携两千年岁月沉淀的气韵，在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线上，被白雪轻筑成一幅流动的诗画。当雪花漫过崑崙山的峰峦，吻过黄海的波澜，车平便卸下了尘世的喧嚣，将山海的灵秀、文脉的厚重、烟火的温暖，一一藏进这片银白里。

雪染崑崙，是仙山最动人的留白。被誉为“胶东屋脊”的泰礴顶，在冬雪的包裹下褪去了苍翠，只剩巍峨的轮廓在云端若隐若现。这座“海上仙山之祖”的主峰，海拔923米的身躯覆着皑皑白雪，与山间凝结的冰瀑、潺潺的清泉相映成趣——即便寒冬，清泉仍穿林而过，在积雪下漾起细碎的声响，古木参天的枝干缀满雪絮，仿佛时光在此凝固。负氧离子弥漫在空气里，比城市浓郁五百倍的清新，混着雪的凛冽与松的清香，深吸一口，便觉身心皆被涤荡。这里的雪不似北方那般凛烈，却带着山海馈赠的温润，落在崑崙山的每一寸土地，续写着道家圣地的清幽。

雪漫海岸，是黄海与古城的温柔絮语。

65公里长的北方海岸，在冬雪的映衬下更显澄澈。养马岛的金沙滩覆上薄雪，昔日戏水逐浪的滩涂换了模样，雪粒与细沙相拥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岛后的礁石滩上，雪花被海风轻拂，落在黝黑的礁石上，海浪拍击礁石的声响与雪落的静谧交织，成了独属于车平的冬日乐章。那尊矗立的秦始皇雕塑，在白雪中更添几分庄严肃穆，仿佛能看见当年皇家养马场的盛景，在岁月流转中，与这方山海一同定格成画。不远处的崑崙温泉，却在寒冬里透着暖意。崑崙山北麓的泉水温润如玉，被誉为“华清第二汤”，雪落泉边，蒸腾的水汽与雪花交融，泡一池温泉，看窗外银装素裹，满身疲惫便随热气消散，这是车平独有的冬日治愈。

雪落城隅，是千年文脉与烟火人间的共生。沁水河与鱼鸟穿城而过，冬日的河流褪去了往日的灵动，岸边的草木缀满白雪，国家级湿地公园成了静谧的天然氧吧。市民漫步其间，脚下的积雪发出轻柔的声响，与林间偶尔掠过的鸟鸣相映成趣。烟霞洞的晨钟暮鼓在雪雾中回荡，这座道教全真派发祥地，曾见证王重阳收徒布道、创立全真教的传奇。雪落在观光的飞檐上，香火缭绕间，千年道家文脉在白雪中愈发绵长。街角的非遗小店总亮着暖黄的灯，驱散了冬雪的寒凉。葫芦烙画艺人执笔轻烫，焦褐色的纹路在素白葫芦上蔓延，似将车平的山海草木、古往今来都凝于方寸之间。剪纸艺人指尖翻飞，红纸在雪光的映衬下格外亮眼，花鸟鱼虫、英雄故事跃然纸上，藏着祖辈传下的巧思与风骨。柳编的经纬里裹着草木的余温，棒槌花边的针脚细密如织，每一件非遗好物，都是时光与匠心的馈赠。而西关夜市的烟火气，从未被冬雪遮蔽——炭火在炉中跳跃，烤架上的海肠滋滋冒油，鸟儿的鲜甜混着炭火的焦香，顺着晚风漫过积雪覆盖的街巷。食客们围炉而坐，谈笑声、碰杯声与烤串的声响交织，暖光映着每个人的眉眼，雪粒落在肩头也不觉得寒，这份温暖与鲜活，与雪的清冽碰撞出最动人的市井交响，是车平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底色。

雪映初心，是薪火与新章的辉映。雷神庙战斗遗址的青砖黛瓦覆上白雪，愈发显得庄严肃穆。1938年的热血烽烟，早已渗入故土，在雪光的映照下，愈显骨血里的赤诚。杨子荣纪念馆里，英雄的事迹在冬日里愈发震撼人心，“穿林海，跨雪原”的豪迈气概，化作不灭星火，在岁月中流转，滋养车平风骨。

雪落新城，旧韵与新声相融。蓝色药谷·生命岛的楼宇在白雪中矗立，科研者轻踏寒阶，新药获批的微小，于静谧中漫开创新暖意；恒邦厂房的烟火藏于雪幕，科技与匠心相契，续写兴业图强的新篇章。滨海步道覆雪蜿蜒，如墨痕般漫过笺页。龙湖天街的轮廓隐于轻烟，公交辙痕、校舍暖光，皆将民生温度，藏进雪色流年的细节。

冬季到车平来看雪，看的不只是银装素裹的景致，更是藏在雪中的风骨与温情。是崑崙山的清幽与黄海的辽阔，是千年文脉的绵长与红色基因的滚烫，是市井烟火的鲜活与产业崛起的昂扬。雪落无声，却滋养着这方山海，让这座千年古县在冬日里焕发着独特的光彩。当雪花渐渐消融，车平便会迎来新的生机，而那些藏在雪后的故事与深情，早已刻进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的心底，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信念。

冬季，一起到车平来看雪……



街谈物语

□王兆娟

# 冬季到车平来看雪

投稿邮箱: ytrbzk@126.com